

詹裕農夫婦當選國府中研院院士

第三十三屆新科院士中唯一一對夫婦 葉公杼是更唯一獲選女院士

【記者楊芳芷舊金山報導】舊金山加州大學生理生化教授詹裕農、葉公杼夫婦，雙雙當選國府中央研究院第三十三屆院士。這是繼他們兩年前獲選美國科學院院士榮銜後再添的另一項榮譽。他們也是本屆中研院新科院士中唯一獲當的「夫妻檔」，葉公杼同時是唯一獲選的女性院士。

獲得這項殊榮，夫妻倆同感榮耀。詹裕農說，他住在台北的母親聽到他當選院士的消息很高興，很以兒子的成就為榮；葉公杼的父母已經過世，等不及分享女兒的榮耀。

詹裕農、葉公杼同是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兩人相差一年。詹裕農服役一年後，葉公杼畢業，兩人一起出國深造，同時獲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碩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時，葉公杼說，受系裡一位德裔教授的影響，兩人改唸生物物理，並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七年赴哈佛大

學醫學院神經生物系作博士後研究。兩年後到舊金山加大任教迄今，夫婦同在一個實驗室作研究已廿年。

詹裕農研究果蠅神經細胞，葉公杼研究鉀離子通道，兩人在細胞生物神經學的學術成就蜚譽國際。葉公杼說，他們從果蠅胚胎起，就研究它的神經系統的形成，例如，到底那些細胞成為神經系統，那些細胞形成身體的其他部份。從研究中發現果蠅細胞分子基因的正常或不正常的現象（如造成疾病等）。由於人類的基因中有些與果蠅類似，他們的研究結果提供研究人類相關疾病者最基礎的資料。

夫婦兩在同一科學領域上作研究，有什麼優點或缺失？葉公杼想不出有什麼不好。他們在大學時就相識，葉公杼說，因為是同行，他對先生的興趣也感興趣。結婚後，一九七七年離開加州理工學院轉赴哈佛大學作博士後研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女兒那時出生。由於作實驗時不能間斷，而實驗時間往往很長，他們夫妻就輪班作實驗，一定有一人留在家照顧小孩；現在兩人的學術研究享有聲譽，經常應邀赴世界各地參加國際會議，或作學術演講，但第二個孩子兒子今年才十三歲，讀八年級。夫婦倆一定錯開出差日期，至少一人在家照顧兒子。

葉公杼說，夫婦作同樣的研究，經過腦力激盪，從不同觀點解決問題，對實驗有幫助；詹裕農也說，兩人合作的時候多，針對不同的意見，可以討論。詹裕農沒有「大男人主義」，非常尊重太太的意見。中研院於本月九日選出第三十三屆院士，當記者約訪時，詹裕農立即表示，兩人在同一「實驗室作研究二十年，如要訪問，就必須一起接受訪問。」



▲新科中研院院士詹裕農、葉公杼夫婦，是舊金山加州大學生理生化教授詹裕農、葉公杼夫婦。他們也是本屆中研院新科院士中唯一獲當的「夫妻檔」。

（圖片由舊金山加大提供）

身為女性，在科學領域上作研究，既沒受到歧視，也沒有享受特別的優待。葉公杼說，時代改變了，她進加州理工學院時，大學部還沒有女生，研究生只有少數幾個女生。現在學科學的女生多了，大家也只看學術研究成果，而無關於研究者的「性別」為何。

去年，詹裕農夫婦獲邀至主辦諾貝爾獎的瑞典皇家卡洛琳醫學院演講，台灣方面認為，兩人將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呼聲很高。對於這一說法，兩人都忙不迭地予以否認。詹裕農說，應邀演講與將來會不會得獎，是兩碼子的事，「毫無關連」；葉公杼則表示，就像一般大學會邀請外來學者到校演講一樣，卡洛琳醫學院每個月都邀請不同的人去演講，他們夫婦獲邀去演講，並「沒有什麼特別」。

當選中研院院士後，能為台灣作些什麼事？他們表示，應該與他們的研究工作有關。由於兒子還小，他們未來幾年不太可能到台灣作較長時間的講學；不過，詹裕農說，他們可以間接幫助台灣來的研究生作研究。詹裕農目前領導一個十二至十四位包括博士後及研究生的研究小組作實驗；葉公杼的研究小組有十人，包括八位博士後，兩位研究生。他們分別來自台灣、中國大陸等國家。葉公杼說，台灣來的研究生相當優秀，研究小組出缺一個才能補一個，所以一定找最優秀的人才參與。夫婦倆表示，他們樂意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對台灣「有用」的協助。